

代表与选民:密尔民主思想探析

闫飞飞^{1,2}

(1. 吉林大学, 长春 130012; 2. 东北林业大学, 哈尔滨 150040)

摘要:密尔在民主理论史上的地位,是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的。参与民主理论家认为密尔着重强调公民参与的积极意义,精英主义民主理论认为密尔建议复数投票制,强调精英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种对密尔的阐释是出于建构自己的理论需要,而选择性地发掘密尔的理论资源,难免有其片面性,而不能把握密尔民主思想的主旨。事实上,密尔的民主思想有着一贯的宗旨:即民主必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选民的力量必将增强的情况下,通过强调作为代表的精英的作用,以此来抗衡占多数大众的力量,并且通过精英代表来引导民主的走向,达到培养公民美德、提升民主质量的目的。

关键词:密尔;民主;代表;选民

中图分类号: C 916, D665. 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1)06-0009-05

Mill's Democratic Thought: the Elite Confronts and Guides the Public

YAN Fei-fei^{1,2}

(1.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2.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e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democratic theory, there are a lot of controversies about Mill's thoughts. The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theorists insist that Mill stresses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citizen's participation, while the Elitism Democratic theorists insist that Mill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lite in the political courses by recommending popular vote system. The latter interpretation of Mill's thought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own theory, and the selective exploration of Mill's theoretical resources is inevitably lopsided which fails to grasp the thrust of Mill's democratic ideas. In fact, Mill's idea about democracy has its consistent theme: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democracy is to take the lead in the social developing trend and that the electorate force is expected to be strengthened, it is vital to emphasis the role of the elite as representatives to resist the power of the dominant public, and lead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with the view to cultivating the virtue of citizen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Key words: Mill; democracy; representatives; electorate

密尔在民主理论史上的地位,是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的。参与民主理论家认为密尔着重强调

公民参与的积极意义,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家认为密尔建议复数投票制,强调精英在政治过程中的

收稿日期:2011-05-2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协商民主与代表理论:一种质疑性研究”(09YJC810016)

作者简介:闫飞飞(1986-),男,山西长治人,东北林业大学助教,吉林大学政治学理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协商民主理论。

重要作用。对密尔的民主理论做出的这两种截然对立的阐释,是有着内在的无法调和的张力呢?还是另有其因呢?密尔对民主的认识是“一以贯之”的。密尔在其著作中始终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民主社会里必将成为主导性力量的多数以及它所导致的多数暴虐对个性的压制、对社会进步的阻碍。正是在对其所处时代的这一主要问题的关注,以及他对人性和社会的独特把握的基础上,密尔形成了他对民主独特的认识:民主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是任何力量也不可抗拒的;但密尔最担心的是如何解决民主社会的弊端,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以精英的力量来对抗并引导大众。

一、多数暴政:思想家对民主时代的最大威胁的不同体认

密尔(1806—1873)所处的时代是普选权扩张的时代,密尔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时代趋势的必然性。他非常赞同托克维尔对民主时代的到来的描述,托克维尔写到,民主社会的到来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同托克维尔一样,密尔在看到民主的优势和力量之时,更是忧心于民主会带来的危害社会的多数的暴虐。他认为民主社会的自然趋势只能是朝向“集体的平庸”,其结果只能导致个性和多样性的缺失,只能带来人性的贫乏、社会的停滞和文明的衰退。

多数的暴政,也是离密尔所生活的时代不远的美国联邦党人的最大担忧之一。他们认为民主政体的致命弱点是,它必然会导致党争。麦迪逊认为,在纯粹的民主政体下,由于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多数的无产者和少数的有产者自然会形成不同的党派,而“当党争包括大多数人在内时,民主政府的机构能使他们把公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当作统治地位的感情或利益而作出牺牲”^{[1]48}。他们认为党争的潜在原因“深植于人性之中”,是民主的一种不治之症。由于联邦党人对人性的深刻的不信任,他们从来不曾认为人性在任何程度上有能够改善和完善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对于多数暴政给出的解决办法是设计一套复杂的分权制衡体制,即麦迪逊所言的“复合共和国”理论:“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分给两种不同的政府,然后把各政府分得的那部分权力再分给

几个分立的部门”^{[1]265},试图通过联邦制和权力分立的制度设计来对多数的破坏性冲动予以控制和疏导。显然,联邦党人所设计的这套解决方案,是不符合密尔对“好的政府形式的标准”的,密尔认为好政府的第一要素是组成社会的人们的美德和智慧,“所以任何政府形式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促进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对任何政治制度来说,首要问题就是在任何程度上它们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道德的、智力的和积极的品质”^{[2]26-27}。可见,由于对人性 and 好政府的理解的不同,联邦党人所设计的以分权制衡的制度来控制多数的方案,是密尔不能满意的。

同样地,与密尔几乎同龄的托克维尔也对民主社会可能带来的多数暴政忧心忡忡。托克维尔提出的医治民主社会病症的最佳良方是地方自治。“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地方自治是建立一个民主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国家政体需要和谐一致的社会的可行方案”^{[3]307}。因为地方性乡镇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乡镇组织之于自由,犹如小学之于授课。乡镇组织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4]67},托克维尔认为“一旦人们都去参加公共的工作,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不能象最初以为的那样可以离开他人而独立,而为了得到他人的帮助,自己就得经常准备帮助他人”^{[4]630}。因此,通过对地方事物的积极参与“可使大多数公民重视邻里和亲友的情谊,所以它会抵制那种使人们相互隔离的本能,而不断地导致人们恢复彼此协力的本性,并迫使他们互助”^{[4]632}。可见,地方自治是锻炼公民联合能力和培养公共精神的最佳场所,而正是它所培养的参与和自由联合能力使得个人能够摆脱孤立状态,才能使得公民以远大于个人能力的集体力量来对抗专制和保证,才能维护人们平等的自由。

那么,对于托克维尔所提倡的通过对地方自治的参与来保障公民自由、抵制专制和暴政的方案,密尔会如何看待呢?在这一点上,理论界对密尔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参与民主理论家认为,密尔主要强调公民参与,并视密尔为参与民主理论的先驱之一。的确,密尔盛赞了托克维尔所论述的公民对地方事务的积极参与所带来的积极效果,通过对地方事务的参与,使得公民的思想和情感会超出私利的狭隘的圈子,使

得公民们能够熟悉和考虑更多的问题,会认识和感觉与公民同胞相关的公共福利所在^{[5]98}。但是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专门讨论地方代表机关的第十五章中却又在实际建议中对公民参与地方事务给出了诸多的限制,在地方事务上他并不考虑直接民主,而是采用参与程度更低的代议政治,处理的则是无关紧要的琐碎地方行政事务;即使如此,密尔还进一步认定地方政治本身的智识水准太低罕见贤德出众之士,因此,一般公民也少有因参与政治,获得指导,而有所长进的可能,所以地方事务事无论大小,都需在上级政府的指示、指导与监管之下进行^[6]。如何来解释密尔的这种看似前后矛盾的做法呢?笔者认为,密尔对公民参与可能会带来的积极意义的论述,是在理想状态下,才可能出现的情况。它是一个值得欲求的目标和理想,是一个“取法乎上”的标的。为了达至这种理想,需要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而非一厢情愿的美丽幻想。有实际从政的密尔,当然知道在现实状态下,如欲接近或达至理想的状态是需要实际可行的方案的。我们不能假定公民会具备诸如真诚、互信、讲真话、相互尊重、广阔胸襟、倾听他人意见、理性行事、基于公益去讨论等等的公民品德,然后公民带着这些品德去参与公共事务。这种要求是荒谬的,“任何形式的政府,把这些高尚的行动原则成为一般人行为中主导动机这一点作为条件来要求是不合理的”^{[2]97}。我们必须即存的事实作为论证的出发点,正如密尔所言,我们“必须按照人类的现实情况或能够迅速形成的情况来组织政府”^{[3]97};那么,密尔所认为的现实情况可能是什么呢?他自己对大众在政治生活中的现实表现是持更为悲观的态度的,他自己说:“我对大众(群氓)的无知尤其是自私和野蛮感到恐惧”^{[7]371}。

可见,密尔对公民的参与精神有着更为清醒、更为审慎的认识。密尔并不是像参与民主理论家所理解的那样主张通过选民广泛而直接的公共参与自然而然的得到教育。关于这一点可以在密尔的如下论述中得到印证,“在某种可能给教育本身以其应有的优越影响,并足够平衡受教育最少的阶级的数量优势的复数投票的方式被想出以前,并由舆论欣然接受以前,在我看来,完全的普选的好处不能不同时带来比它更大的害处”^{[2]137}。事实上,密尔为实现他所主张的“好

政府”的理想,是通过如下这种制度设计来实现的:复数投票制度→知识精英进入政府→领导政府和教育选民,可以看出,密尔所主张的抵抗多数暴政的最佳方案、实现好政府的理想正是基于复数投票制的精英领导的政府对多数选民所进行的教育和引导。

二、复票制:代表引导和制衡选民的制度设计

密尔的复数投票制的建议,诚如他在自传中所言,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那么,密尔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提倡复票制呢?我们认为这是基于密尔对人性的独特理解之上,所必然主张的方案。在前面所分析的密尔反对开明专制和不满于联邦党人的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中,我们可以发现密尔对他们的反对是基于一种对人性和人类生活图景的独特理解之上的。密尔对人性的理想的认识是积极的,他极其关注个人的个体性的自我完善,他坚信人类的进步和最终的完善。他不同意边沁对人性的认识,边沁所理解的人只是简单地追求最大快乐、逃避痛苦的庸俗的功利主义者,密尔认为边沁无法认识人的性格的多样性,他忽视了人性中其他更重要的成分,“诸如荣誉感和个人尊严,独立作用于其他人观点的、即使拒斥也同样起作用的个人吹捧或贬低的情感,对美的热爱,艺术家的激情……”^{[8]31}而且边沁对人的认识从来没有自我完善的概念,“他从不认为人是一种能将追求精神完美作为目的的存在物”^{[8]29}。密尔认为人性有更高的追求,而绝非只是单纯的感官享受。快乐有质和量之分,“某些种类的快乐要比其他种类的快乐更值得欲求更有价值”“理智的快乐、感情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趣的快乐所具有的价值要高于单纯感觉的快乐”^{[9]8-9}。快乐有质和量之分,但是人们在判断何种快乐具有更高的质量上的能力是同等的吗?密尔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并非每个人都同等地具有判断和享用高级快乐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分布是不均等的。大多数的未受教育的人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只有少数精英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对于何为高级的快乐和何为低级的快乐,大多数人要以少数精英为标准。

认识了密尔对边沁的人性理论所作出的以上修正,我们便可以理解密尔对“好的政府形式的标准”的设计。由于人应该是一种追求更高质量的快乐和追求自我完善的存在物,因此理想的政府就应该是能够提升和促进人的品质的政府。同时,由于人们判别能力和自我完善能力的差别,某些人在自我完善方面走得更进一步,因此他们可以合法地成为统治者。因此,为了实现“好的政府形式”的目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就必须做到:第一,使精英能够作为代表进入议会并领导政府,即密尔所说的“将现有道德的、智力的和积极的价值组织起来,以便对公共事务发挥最大效果所达到的完善程度构成”^{[2]29};第二,让进入政府的精英代表来引导和教育公众,促进整个社会在才智、美德以及实际活动和效率方面的普遍的进步。而实现政府最终目的的最关键的环节则是如何让才能保证有才能的人领导政府,密尔对政治制度的设计也都是围绕着这一原则来展开的。

密尔认为除非民主制政府中“最高统治的多数人能让自己接受具有较高天赋并受有高等教养的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指导”^{[10]78},否则,民主制政府只能导向集体的平庸。既然指出了对抗多数人力量是“少数有教养的人”,那么,如何才能选出有教养的精英进入政府并且领导政府呢?密尔认为代议制政体的设计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制度保障,为保证代议制政体能够实现使有教养的人进入并领导政府,密尔所提出的具体建议是:一、保证选民握有“最后的控制权”,这是主权在民的根本要求,与此同时密尔也把选民的权利(权力)限制在了“最后的控制权上”,而要求选民不要过分涉足实际的政治或政策过程本身;二、复数投票制的设计,它给予普通选民一张选票,而给予知识精英多张选票,以增强知识精英于在选举中的分量,保证知识精英能够被选入政府,这种制度设计有着明显的以“以少数人选举少数人”的特征;三、要求代表能够独立地运用自己卓越的智慧行使手中的权力,而能够不受多数选民的影响,以保证政府的运行是在卓越智慧的引导下运行的。

复数投票制的目的是给知识精英的选举权以更大的分量,使他们能够享有不止一张的选票,而是数张选票。密尔认为,“尽管每个人应当有发言权,然而每个人应当有同等的发言权则是

完全不同的命题”^{[2]133}人们应该根据知识和能力的不同而在政府中分享不等的权力,知识和能力高的人理应享有更多的权力。如果一个国家允许普通大众或者无知者有资格分享与知识精英同样多的政治权力,那么它就是有害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未受教育者总是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受教育者,如果让未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选票同值,那么,这种在平等的名义下,“数量”就必然占优势,这实际上等于给予了未受教育者的选票更大的价值。这就会打破社会力量的平衡,这种选举体制必然会给予已经得势的多数更大的力量,少数的力量和权利将根本无法律保障。而且,这也不符合治理国家的原理,因为密尔认为,治理国家不是取决于数量,而是取决于智力和质量。密尔的建议是要以质量(即知识精英)来平衡和引导多数的力量。复数投票制的建议,是基于对选民的不信任。为了能够实施他所提出的复数投票制,他建议选民应该约束自己的选举行为,选民们“应该选择比他们自己更有智慧的人作他们的代表,并且应该同意按照那个较高智慧来统治自己”^{[5]176}。密尔当然不会止于仅是对选民的这种苦口婆心的说服和诱导,他显然不会认为选民会按他的建议那样自然地具备把票投给受教育者的精神,假如密尔认为选民会如此地“自觉”,他也就没有必要审计复数投票制了。复数投票制的建议,本身便证明了密尔对选民的参与精神和公共精神的不信任,密尔心底里的选民只可能是普遍地迟钝和愚蠢。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对选民所可能实际表现的参与能力的怀疑。

复票制的建议,如果能够得到实践,确保受教育精英进入政府。但是,即使这样,密尔仍然不放心。因为作为主权的“最后控制者”的选民,从原则上来讲,“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就是支配政府一切行动的主人”^{[2]68}密尔所担心的正是选民对自己的选举权利的滥用,即“通过拒绝选举那些不保证遵从他们的意见,或甚至在表决未遇见到的任何重要问题以前不同他们商量的人,就能把他们的代表将为单纯的传声筒,或者当他不愿以那种资格行动时在道义上不得不放弃他的议员席位”^{[2]172}。选民如果一意孤行地滥用手中的权利,则会使通过复数投票制选举出来代表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沦为简单的传话筒,失去密尔所主张的由精英代表发挥独特的作

用来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和智力水平的功能。因此,密尔主张代表要有独立性,即我们所谓的“委托(trustee)代表论”。他首先告诫选民,“人民的利益是:选择所能找到的最有智慧与最有能力的人作为自己的统治者,然后,让这些人自由地,或尽可能少受控制地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只要他们的目标是人民的利益,而非某一私人目的”^{[5]30}。因此,他建议选民不要“动辄把他们自己的意见当作一项法律强加给他们尊之为比他们更有智慧的人们”^{[2]176},而应该在不涉及根本政治原则的情况下,信任代表的决定,以他们的决定为自己的行为标准。同时,他也鼓励精英代表应当坚持自己的独立精神,而不应该一味迎合和顺应多数选民的无知要求。代表们不应当向那些在智识水平和道德能力低下的选民们的命令妥协而放弃自己正确的判断,因为代表们若是“致力于这种妥协乃是对他的特殊职责的背叛,是放弃智力的优越所负有的特殊责任,其中最为神圣的就是不在舆论叫嚣反对的情况下放弃正当的主张,不使那些最需要用来服务的他的意见得不到服务的机会”^{[2]179}。代表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职责主要是为治理国家最大程度地贡献自己的卓越智慧,从国家的整体利益以及选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来制订政策,进而引导整个国家和公民朝向更卓越和更正确的方向发展,而那种一味地讨好和迎合选民的行为,才是对选民的最大的欺骗和不负责任。

三、结 语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带给我们如下几点启

示:第一、研究密尔的思想,不能仅从密尔著作中的只言片语而断章取义,而是应该结合密尔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完整地理解他的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加以解读;第二、我们还应该分辨清楚密尔本人说了写什么和后世的阐释者意图让他说些什么;第三、应该区分清密尔的某些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以及这些思想在密尔的整体理论中所占有的位置。密尔的民主思想有其一以贯之的主题:即在民主成为必然主导之势的大背景下,在肯定主权在民的前提下,着重强调精英在领导政府、引领社会风气、提升选民品质中的作用。确实,我们可以在密尔的著作中看到有许多对公民参与的积极意义的论述,也能够从其著作中得到支持精英民主理论的话语,但是我们却不能同意参与民主理论家和精英民主理论家分别对密尔思想的贴标签式的解读。因为密尔并不像参与民主理论家那样致力于批判代议制,而一味积极地提倡公民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的直接而全面的参与,他对公民的参与的提倡是有慎重的保留的,他主张公民在参与政治之前和之中应该受到足够良好的教育以及遵从精英的引导;同样,他也不像精英主义民主那样认为民主政治只是选民周期性地选举精英作为统治者领导政府、制定政策,选民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来参与政治,选民的角色仅限于周期性的选举或罢免精英而已。密尔并没有精英民主理论家这么悲观,他对人性的未来有着积极的想象,他认为精英不只是制定政策的工匠而已,他们还是教育选民的导师,还是引领民主走向的明灯,同时,选民并不始终是不可改变的愚众,而是通过教育可以提升的群体。

参 考 文 献

- [1](美)汉密尔顿. 联邦党人文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2](英)密尔. 代议制政府[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3](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 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4](法)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5](英)密尔. 论民主与社会主义[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 [6]黄俊龙. 民主社会的精英统治:对密尔代议制政府的一个诠释[J]. 政治科学论丛,2003(18):220.
- [7](英)安东尼·阿巴拉斯特. 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 [8](英)密尔. 论边沁与科勒律治[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 [9](英)密尔. 功利主义[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 [10](英)密尔. 论自由[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